



賜金幣尋晉少叅守上谷條上谷機宜十  
二事悉中欵要公生平伉直儻曷羞爲  
媿妯態以故忤當事者意隨調貴陽貴  
陽有弄蠻黑白二種盤據落洪桀詰難  
制猖獗奔突以貴之未寧赤水爲門戶  
蜀之九絲爲巢穴群山峭峻蜿蜒自爲  
城郭我師雲翔而不敢進嘉靖甲寅復  
叛起四十八寨約三萬餘衆殺酋長焚  
屯堡大肆流劫聲言攻赤水摩尼諸處

直趨九絲行旅不通川貴戒嚴丁巳  
肅皇新

三殿求大木取辦貴竹諸夷爲梗撫臣高  
公檄公以便宜往撫公謂諸夷盤據出  
沒少出師不克多出師無所佐軍興則  
以方畧授諸將分兵關隘絕其援而自  
領大衆突入夷穴諸夷倉皇不及格鬪  
解甲請命公單騎馳夷壘諭以禍福諸  
夷匍匐羅拜願世奉款無它是役也不  
費斗粟不折寸鐵而夷酋面縛險阻救  
寧撫臣上其事部議

請暫留公且督木事竣當大用公奉

命益感奮自效諸夷故感公威德爭以所  
知異木走報公公入果峽口大落包霧  
露溝等處采叢密箐探虎豹援葛藤上  
山乘樁涉水渡一木舟從官或溺死有  
勸公自愛者公曰固也

天子旦夕坐明堂朝百辟豈臣子宴安時

嵐煙瘴雨不少休竟以是抱病旣得異  
木數百株山川縈紆百折萬仞嶮巖飛  
湍瀑流轉石不可出乃效楚辭爲祝嘏  
詞三章以籲山靈一夜水發木行若馳  
似有馮焉病稍間一日歸謂其子曰吾  
所爲強疾盡瘁者冀報

主恩耳言訖卒無一語及家事也撫臣又  
以聞

上憫念忠勤特加

恩恤賜祭蓋異數也壬戌秋

三殿告成大司空敘前績

詔贈太僕少卿旣以仲嗣贈都御史贈少  
司徒公性行孝友方亂而母沈安人見  
背三事繼母常岳盧如所生兩弟早夭  
撫其遺孤不殊已子居鄉恂恂退讓君  
子也敷歷中外遇事慷慨不避艱險持  
籌當機迎刃理解忠無有已鞠躬盡瘁  
矣年五十有七配劉氏封太淑人子八

人長之翰封副使次之垣戶部左侍郎  
三之輔戶部員外郎四五早殤六之城  
浙江溫州府同知七之猷浙江按察使  
俱劉太淑人出八之棟廩生側室李氏  
出孫男二十人之翰子二象坤山西左  
布政使象恭舉人之垣子三象乾今少  
司馬總督川湖貴州象賁戶部郎象晉  
進士之輔子四象蒙江西道監察御史  
象震貢生象斗戶部郎象節翰林院檢  
討之城子四象良廩生象孚象益象履  
庠生之猷子五象恒進士象復廩生象  
鼎庠生象豐指揮僉事象巽舉人之棟  
子二象曾象 曾孫二十六人與籽官  
生與慎 俱乾出與善舉人

俱蒙出與端與孝俱恭出端繼坤嗣  
與勤 俱震出與胤與正俱賁出與  
齡與繩與偕 俱晉出與紳與纁俱  
良出與廉與亮俱斗出與茂節出與蓋

與薦俱恒出與藿與葵俱復出與紀孚  
出與煥豐出與 與 俱巽出玄孫周

蜀 俱與耔出 與善出

與端出 與齡出

史域曰夷酋發難時輕言勦則難爲威  
輕言撫則難爲恩公以勦用撫以撫行  
勦不撥矢不殷輪而西土以寧可不謂  
社稷之臣乎今或急於見効而輕用其  
衆威與恩兩傷而國威民命所損爲多

兵可易言哉益信公之難也旣而蠻酋  
效順鬼神啓靈竹苞松茂君子攸寧則  
用夏變夷爲我用矣祭法以死勤事則  
祀之公今血祀西土猶披髮大荒捍災  
禦患沒爲明神乎纔兩襖而子孫如雲  
如龍簪笏滿床所至以功名顯以清白  
忠勤聞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公之遺澤  
遠矣

### 王太僕傳

新安念所江東之

巡撫都御史

夫瑰意琦行艷說異聞載籍所共覩左史雖缺然稗官小乘時時可考而知焉柱下史曰余嘗攬轡東方聞之長老皆各稱王交者誼至高其人負隱德不少槩見交與嫗蓋力田作苦家羸擔石之儲有窮指大者不堪其憂遂夜穿交墉叟覺以戒媪是偷兒也扼其吭而燭之曰謔君故某齋之長而亦偷兒耶夫婦甚憐惜之耳語曰勉旃吾兩人終不敢暴君短曰出黃梁與之庾而世卒無有知者居亡何酒人酒而侮於神神罰之不梏而窘仆衆皆跽祈終不解酒人忽宣言非得王交來不可交自度凡流亡異無意行衆彊之曰神特於交乎許可柰何恠一行旣至共祝之酒人頓起神固知交所爲而世卒無知者卽交亦不自知其後蓋有王太僕云太僕名重光

濟南之新城人以進士爲司空曹郎來  
叅黔左藩議會赤水黑白羿蠻叛公與  
叅戎李爵深入夷峯諭降三萬餘人銓  
部議行超擢公而以時方採木保留之  
公出入山箐履千丈懸崖以一木之舟  
濟於是衝嵐冒瘴厲勤事以死事聞

天子哀而褒之

賜祭贈官太僕寺少卿子之翰封憲副之  
垣登八座之輔計部郎之城郡太守之  
猷廉訪使諸孫之建牙開府結綬登朝  
者累累若若海內稱新城王氏不啻瑯  
琊之于永嘉三槐之在宋室揆厥由來  
寔權輿於突與媪也夫世之擇地而行  
呻吟佔畢偃首田間者何可勝數而卒  
無如命何抑有城府機深町畦辨著言  
清于涇行比秋旻糟糠不厭老死耳突  
以巖穴枯姿不求聞達自分腐草同糜  
庸詎知子孫昌大若斯之顯也是遵何



德哉維彼惻然一念發乎天真卽暮夜  
亡知而神明幽鑒之矣故曰有意爲善  
雖善亦私行不與善期而善不與福期  
此真能動天地也者且聞之諸王九葉  
增丘封樹彌望尤北地無兩此亦足以  
發明王突之盛矣余故爲之表章歸其  
旨於厚德以風後世陰行善者作王太  
僕傳

平蠻督木傳

南新市翼軒李維禎

翰林院編修

貴州布政司叅議王公山東新城人也  
沒贈太僕少卿故稱王太僕復以仲子  
少司徒貴贈如其官故又稱王司徒云  
公名重光廷宣其字居灤川因以爲號  
成進士由司空司徒郎歷藩臬皆知名  
獨貴州最著貴州分守貴寧安平後先  
三載多惠政獨平蠻督木二事最著舉  
其著者永寧宣撫司所部有羿蠻焉凡

四十八寨其地曰落紅通四川九絲夷而時蠶食貴州之永寧若赤水諸衛景泰天順弘治迄嘉靖初大興師討之甫定而我士馬物故畧相當矣歲甲寅蠻杜皮以私忿殺其酋張狗兒合黑白兩種蠻三萬寇當路塞焚廬舍廐置繫纍男女旄倪不時贖輒剗殺之所過儋石之儲無憇遺者周道千里鞠爲茂草焉是時新營

三殿貴州當采木木產諸夷而以弄蠻故方命大司空莫知計所出撫臣高公廉公知深而勇沈檄以便宜行事公集薦紳大夫若鄉三老若博士弟子員曉暢兵要者咨詢蠻所繇叛與其道里險夷種落強弱翔實曰吾知所以辦此矣夫蠻非敢仇中國弒其酋虞不免誅困獸猶鬪耳今將盡獮薙之必徵師數十萬餉金稱是且非累數歲不可其如民何

蠻負固調我厚集兵而後敢入忸不設  
備時乎時乎間不及謀故師宜神速也  
彼所與非我族類迫而散走亡命匿藏  
我兵深入大索將柰何故蹊隧宜杜也  
乃廣間諜謹斥堠趣收保而部署諸材  
官有膂力心計者得指揮使丘東陽以  
兵三百人守水落古隘路指揮使桑珪  
以兵三百人守得要關指揮使李萼以  
兵五百人入石圓坪裹甲啣枚具蘭石  
渠荅虎落木樵校聯不絕而公身率部  
下敢死士千人以千百戶袁儒林成棟  
等分領之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爲師  
期宿而至落洪不如約者有常刑昏乃  
戒令秣馬食士將吏以公素不貫金革  
叩馬固留公怒斬牲示戮唯余馬首是  
瞻却有如此牲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縛  
馬舌出火竈行頭皆官帥攤鐸拱稽旣  
薄巢窟蠻寂無知者公乃周麾而呼鳴

鍾鼓丁寧錚于士譁鉞距踊屋瓦盡振  
聲動天地灌脂束葦焚之光明炫燿勢  
熏灼人蠻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竄  
東西則丘東陽等扼吭掎角一二潰圍  
者立磔之蠻乃大哭聲亦動天地酋長  
肉袒伏斧質詣吏請死公令舌人召其  
酋數之曰何以謝吾死亡者則取首禍  
榜笞數千刺剝甚者皮面決眼剉和門  
下何以給吾被鈔鹵者則願以夷俗十

償一何以明不叛則弃其鎧弩散髮獻  
體無持尺寸兵何以明久要則契箭牌  
軟三物血乃釋酋縛予杖衆羅拜乞哀  
公始貰之衆復羅拜公率而北鄉呼萬  
歲者三爲更約束易置軍吏而退是役  
也無亡矢遺鏃之費而貴人所爲日夜  
切齒腐心者一洗之手舞足蹈謳吟不  
絕口撫臣上功

請加爵留采木

上褒勞之而俟工竣予殊擢公益感奮勤  
於其職隨山刊木若果峽口大落包霧  
露溝卽土人所不到無不畢至山則綴  
釘于履水則浮一木渡瀕死所者數矣  
有王張兩指揮者竟死而公賴天幸得  
免跋涉自如客風公何自苦乃爾公曰  
天子朝會無所臣安得有家諸夷爭以異  
材效公顧絕壁萬仞下臨不測之淵巨  
石衡貫其中人力未如之何公齋沐露  
禱爲祝嘏詞三章以告神忽大雨萬壑  
鼎沸木不蹕而馳一息踰數舍衆驚爲  
神助而公廢寢食衝瘴癘經年不少休  
疾在死法中不起矣撫臣以  
聞下禮官禮官言公砥節首公死而後已  
宜有贈卹

上詔荅曰王重光忠勤可憫其予祭一壇  
王張兩指揮給葬具又三年  
三殿成大司空言貴州木甲諸路而公功

爲冠事竣加爵有

成命在

上贈公太僕少卿貴州人爲立祠配文成侯祀號曰二王公嘗與李叅將爵都肄士一發九矢如樹而貌文弱粥粥若無能李深愧謝居平署其門楣曰赤心報國直道事人病力思飲雨水頃之雷雨大作復口占有小醜魂飛忠臣福屆之句其鞠躬王事孳孳汲汲雖彌留不少

恒懼如此到于今諸夷經公祠搏顙作禮然後去旱乾水溢禳賽受命如響子姓禪其業起家八座九列侍從方面若登賢能書者數十曹海內稱右族則山東王氏首僂指矣

舊史氏曰余入蜀承乏攝督木事而播酋方蹂躪川貴軍將覆沒朝臣相視而嘻無論費不貲蓋民之死亡者數十百萬矣木出夷方冷磧者佳夷馬應龍攘



原件短缺

P69-P70

之播亦圍奪我商木無筭在事之臣誠  
得如王公材譖夷不爲梗而爲用我不  
喪兵而可坐致木視今日利害不相萬  
哉余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語有之  
活千人者封公所活倍蓰矣生不封死  
而尸祝之子孫繩繩賁相望于鍾鼎竹  
帛間天有顯道詎不信然哉

平蠻督木傳

漳浦蔡時鼎

侍御

將不固非長計也則以方略授指揮丘  
東陽等分兵關隘絕其援而自領大衆  
身入夷穴語具在劉子所著紀事中諸  
部將以公文臣倉卒起兵伏地懇留公  
叱之曰第行非爾等所知也約束既定  
以七月十三日率衆鼓譟而進直探險  
阻先是各夷恃東西二路諸部落爲助  
至是爲丘東陽等所斷內外阻絕對岍  
官軍金鼓震天諸夷已膽落公又以精



騎出其腦後勢若疾雷從天而降諸夷則益狼顧脇息股慄請命公知其已急乃選膽勇旗士數人同習夷語者與俱入夷寨宣布

朝廷恩威諭之叛服禍福諸夷方恐死無路一聞慰撫衆匍匐羅拜帳下歡呼之聲震動山谷願世世稽首內附效欵蓋至是始自知其爲釜魚也遂歸所擄掠還所侵據刻識箭牌爲質而數萬之衆累年之叛一時解散於是疏逃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寧謐到今夫自昔傳汾陽見虜事咸歆豔爲奇然猶其威信素加於夷人其有單車入虜營卒使感泣投戈者亦未嘗以兵脇之也今威信未孚業已加兵矣乃長驅入寨自恃無恐脫其時諸夷叵測足爲寒心而竟定大亂以歸此其機權之妙非余所能言矣若

其不遺寸鏃不費斗糧比於老師匱財  
動經歲月者功相萬萬此則可人人知  
人人道者也功旣成撫臣高公上其事  
於

朝且謂撫苗採木均重事也非公不可議  
加秩留任終此二事語詳疏內

上果允所請留公而不加秩許以工完破  
格擢用公受

命則益感奮孜孜惟木是急諸夷感公威  
德爭以所知異材走報公公乃入果峽  
口大落包霧露溝等處雖土人亦罕到  
者足跡無不遍焉今觀錄中語如所謂  
釘履登萬丈之險涉水渡一木之舟嗚  
呼亦危矣時有王張二指揮被溺以死  
而公賴救無恙不少阻也有勸公者曰  
公獨不自愛乎何自苦乃爾公曰固也  
余亦知之矣  
天子欲光復前烈需木甚急豈臣子自暇

逸時乎其忠義自許不顧危難類如此  
既而得異木則又披重壤凌霄漢非人  
力可勝且山川縈紆百折崕壁萬仞嶮  
墟突兀而飛湍瀑流砒崕轉石稍出則  
洶湧騰奮非舟車可通同事諸臣皆患  
苦之且病公求木過阻深已報矣莫可  
出柰何公曰第視予出之母恐也乃爲  
祝嘏詞三章以籲山靈河伯其詞藻工  
瞻本原離騷姑勿詳評惟其血誠懇忠  
發而爲文真足格被草木感孚河岳使  
深隱險阻之地木行若馳似有神焉雖  
以垂世不朽可也於是木果出如所言  
而同事者始無患用能以梁棟之材上  
報

天子則公精誠竭力所致也然公衝冒嵐  
瘴茹毒飲霧年餘不少休竟成疾以死  
死之日則戊午八月十五日也撫臣稔  
知公勞績以其事

聞

上憫其忠勤特加恩恤疏下禮部議部議謂王某盡瘁報國觸瘴忘身勞甚著恤之宜旣而得

上旨賜祭一壇蓋曠典也於是溺死王張二指揮亦得蒙給銀葬焉辛酉

三殿告成大司空以貴州獲大木獨多而公功又復多迺追敘前烈贈太僕少卿貴州人感公不忘爲公立祠與陽明先生並祀焉歲壬戌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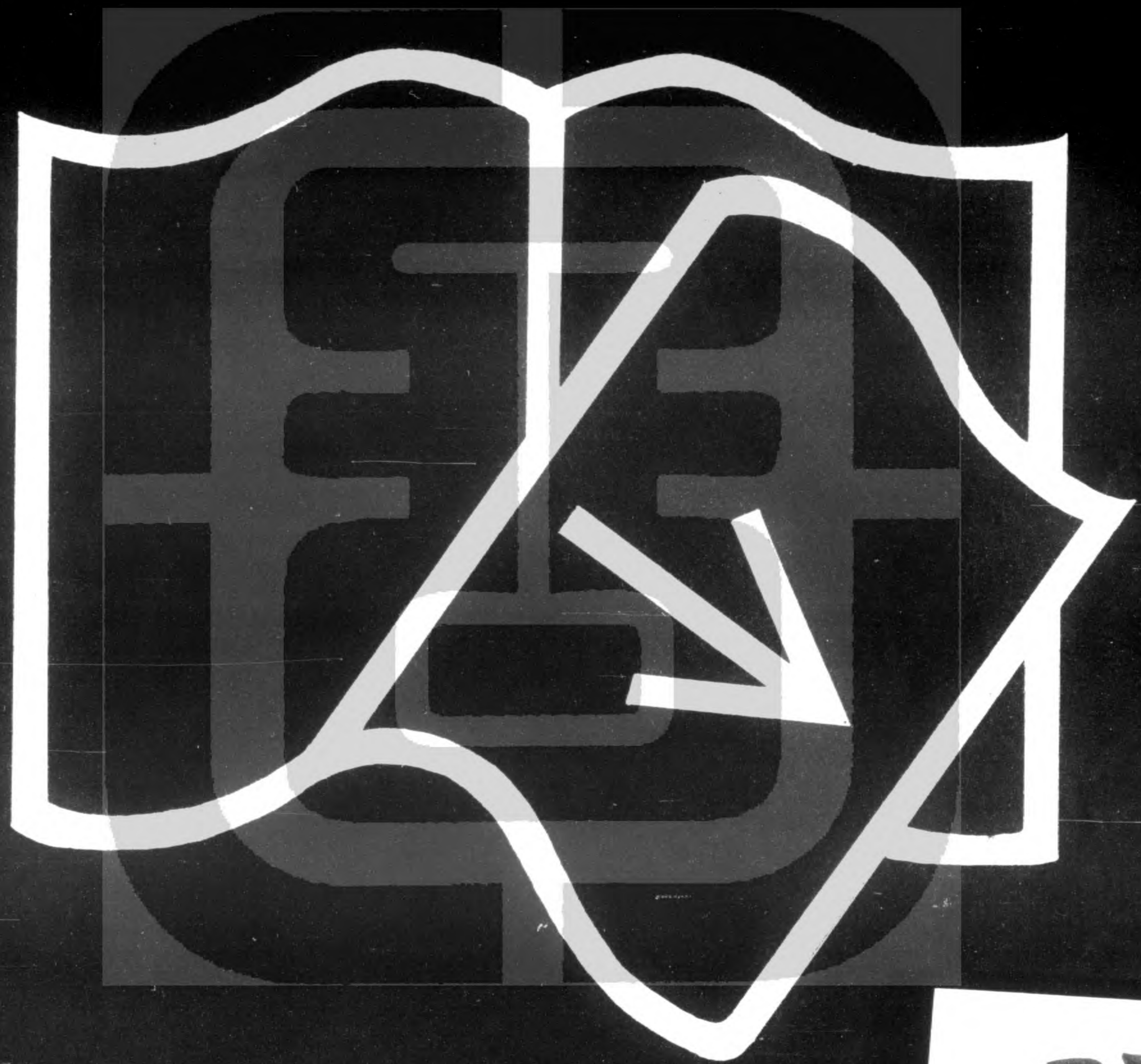
三殿告成之首科今少司徒公登進士第對策殿廷人謂公忠勤之報其速如此余獨以

世廟銳精圖治念勞臣甚至公之沒惜言者只舉督木死事一節爲

請使有能以奮不顧身撫平蠻夷之績兼舉而並言之則

天子之軫念嘉賞宜有不世

殊恩不止僅僅如此昔史稱閭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不能施於後  
世詎意立功之士亦然悲夫悲夫公先  
爲山西僉事分巡雲中時仇咸寧鸞方  
有寵聲勢甚灼公折其驕氣每見必以  
理勝之不爲屈仇亦斂容敬之小大咸  
倚公爲重仇部曲恃仇威焰不守法攘  
奪市酒飯弗償其值強投人家宿且戲  
其妻女公戒徼者逮至繩以法始斂戢  
不敢爲暴其壯毅直節不畏強禦如此  
公有機略善應變時仇客兵屯聚鎮城  
內外十數萬糧餉之供甚浩所儲不給  
而仇恃寵動引軍令虛喝懾所司管糧  
通判李深患之同事者亦束手無策公  
察知客兵關糧餉率鬻於市值且下公  
謂與其鬻而值不足孰若與之值遂白  
仇得半折支仇深便之客兵不市鬻而  
坐得厚值益大喜儲遂給且有餘一言



原件短缺

P77

而省勞節費兼利公私幾數萬懦力淺  
慮者不能也仇出塞失利還以漏機事  
駕罪墩軍欲盡置之死以自解公直抗  
仇意堅不肯而仇亦憚公不敢發無辜  
恃以全活者甚多又有吳總兵部卒乘  
虜入殺平人報功公抵之罪以伸死者  
寃自後無敢有妄殺者其執法不阿好  
全活民命又如此公尤善騎射在貴陽  
時一日與李叅將練士公命弓矢至連  
贅及識者以人臣尊寵集於一門比公  
後爲萬石君家余竊以爲萬石君兄弟  
馴謹耳如公表豎茂勲而其後又世篤  
前烈爲

王朝柱礎則榮寵相似而功業遠過之矣  
豈天謂司徒公食報未盡故昌大其子  
姓以酬之歟公功德自有秉史筆者余  
不文不足以勝彤管之職特以計部公  
命不敢辭遂紀其實亦願附公以垂不

朽云爾

論曰余讀撫臣疏中語謂公忠信篤實人也嗟嗟世皆賤忠信而誇智能及至臨事輒異悞無當此何異木騶不駕鉛刀不割司徒公一奮其身功成事就聲施到今豈非忠信哉昔太史氏謂韓厥紹趙孤之子武爲天下陰德宜與趙魏爲諸侯十餘世今司徒公忤權貴全活無辜數百命可不謂陰德乎其子孫相繼爲卿佐宜矣雖然韓氏之功於晉未有覩其大者也司徒公功烈流聞又彰彰如是由茲言之王氏之後未可量矣

劉太淑人傳

江夏明龍郭正域

詹事

劉太淑人世爲新城人父澤母李笄年歸灤川公是時有君舅在堂君姑沈繼姑常相繼沒太淑人以新婦佐喪事含歛無不中禮灤川公起諸生家貧嗜學



太淑人每夜篝燈從旁作女紅伴誦讀  
夜分乃罷五鼓起亦如之灤川公爲文  
章有聲諸公爭致之教其子弟太淑人  
在家事舅姑脫簪珥辦旨甘啖蔬糲不  
爲苦以是灤川公得不顧其內以成其  
名嘉靖辛丑灤川公授工部主事入部  
署理公事無暇督諸子誦讀僅正句讀  
耳太淑人督之誦習扶其不勉者灤川  
公喜曰吾於諸子嚴汝又嚴家有嚴君  
我二人共之諸子勉矣亡何灤川公以  
主事理徐州洪時潁川公寢疾迎至徐  
允芼羨藥茗太淑人手自烹煎丙午灤  
川公服除權九江稅奏績太淑人始封  
安人庚戌灤川公僉晉臬巡與北駐大  
同癸丑晉叅藩守口北駐宣府丙辰調  
貴陽撫弄蠻採

殿木太淑人咸與偕暨灤川公染瘴癘臥  
永寧山中太淑人馳往視湯藥公思雨

水太淑人跽禱忽有大雷雨飲之瘥後竟不起太淑人仆地痛哭曰天乎不少延爲

國忘身也櫬歸途次聞仲子舉于鄉又仆地痛哭曰天乎不少延見壯子顯庸也抵家襄大事召諸子曰若伯棟家事若仲率諸子治舉子業召諸婦曰若操井臼若勤績紡勿累而夫於是諸子諸孫自相師友相繼登上第爲海內鼎族仲子以進士理荊州奉太淑人往每退食問平反狀喜曰是吾願也丁卯仲子擢刑科給事中奉太淑人至都門值

穆皇覃恩進封太恭人每日吾憶吾伯父御史公有言諫官難爲以誠心悟

主上勿以獨契論事勿以師心論人仲子奉教惟謹凡有論列人稱其讜直萬曆己卯仲子以開府三品秩滿贈祖父如其官太淑人受今封癸未仲子以戶部

水太淑人跽禱忽有大雷雨飲之瘥後竟不起太淑人仆地痛哭曰天乎不少延爲

國忘身也櫬歸途次聞仲子舉于鄉又仆地痛哭曰天乎不少延見壯子顯庸也抵家襄大事召諸子曰若伯棟家事若仲率諸子治舉子業召諸婦曰若操井臼若勤績紡勿累而夫於是諸子諸孫自相師友相繼登上第爲海內鼎族仲子以進士理荊州奉太淑人往每退食問平反狀喜曰是吾願也丁卯仲子擢刑科給事中奉太淑人至都門值

穆皇覃恩進封太恭人每曰吾憶吾伯父御史公有言諫官難爲以誠心悟

主上勿以獨契論事勿以師心論人仲子奉教惟謹凡有論列人稱其讜直萬曆己卯仲子以開府三品秩滿贈祖父如其官太淑人受今封癸未仲子以戶部

侍郎得請終養

上曰王氏一門忠孝其予休沐一時公卿  
祖帳都門詩歌味歎傳爲盛事時太淑  
人年八十有一矣每歲誕辰仲子率諸  
子孫曾玄孫外孫子女百餘人稱觴上  
壽太淑人歡甚令仲子寓書諸宦遊者  
盡心

國事勿念老身也丙戌之城以寧晉令象  
乾以保定守象坤以江西觀察象蒙以  
陽城令入覲之輔以戶部郎之猷以禮  
部郎俱過家省覲太淑人各問治狀見  
諸子孫行李蕭然喜曰汝曹居官與吾  
治家一耳寬則玩嚴則怨酌諸情理靡  
不有濟諸子諸孫奉教惟謹四方胥史  
從諸子孫來者在戶外聞之無不嘖嘖  
仲子於縣城南建祠堂祀灤川公歲時  
奉太淑人瞻視太淑人涕泣謂從行子  
孫曰汝父汝祖諸生時以當世爲念今

已矣汝曹當念其志勿徒瞻禮肖像爲也語罷涕泣不已聞者無不嗟歎太淑人勤儉每早先家人起入夜猶聽子孫誦讀聲不遽休又善組織刺繡晚年諸婦新衣猶躬爲剪裁凡五膺

褒章翟冠錦袍不輕御子孫或寄上文綺爲壽藏諸篋笥曰勿殄天物也尤重人倫好施予繼姑盧淑人與已年相若禮之至老不衰敬禮伯嫂親爲浣濯季叔

入邑庠出粧奩以辦贄禮無所恹恹之翰之輔早卒每引其兩婦共飲食之棟側室子待之如已出每試勉之曰不見汝兄耶長女家貧所給粟帛僅足用曰恐損汝福也每春和諸子具板輿游別墅不肯往盛暑不令人揮扇曰等暑耳安用勞人鄉人貧窶或以告無不周給歲歉施粥以飯饑人家奉大士其慈悲救濟一如普門品所說一日鑄銅器適

其誕辰忽幻成菩薩像及樓閣峯巒異態事載縣令張君記中精一之感貫金石通神明矣癸巳上元夜仲子張燈設酒醴爲歡猶坐至漏下一鼓翼日忽疾作至二十日端坐諭子孫勿隳所業以負前人勿懷兩心各給綵花一語不亂二十三日取自製縞衣仲子加文綺一襲瞠目視之曰惜也夜三鼓溘然逝矣鄉人皆爲流涕太淑人生於弘治癸亥距其卒享年九十三歲有子八人仲子者卽戶部侍郎之垣也女二人孫男十八人孫女十六人曾孫二十二人曾孫女十七人玄孫六人其仕蹟婚姻爲海內名族俱在灤川公傳中史域曰母德首孟母然子輿夫子一人耳且不聞孟母年暨孫氏有聞否太淑人年幾百而諸子諸孫登上第躋膺仕擁旄秉節幾滿海內天道無親恒與善人如江如海

爲百谷王矣

貴州忠勤祠記

漳人黃鏞

僉憲

督府何公撫黔之二年人民庶富兵士  
勇武乃檄學使廣置鄉校漸仁摩義風  
厲四遠申令材官子弟及渠帥當適悉  
入學宮陶擊其蒙間復編灑訓蒙條約  
頒布所在如人耳提用示趨向使知忠  
孝親上死長彬彬知方矣一日謂所司  
曰古有象教欲其像法爲感易入爲教  
易行予惟督木王氏贈君勤事畢命于  
我有土九夷列校知厥姓名風聲表儀  
無過斯人其議祀之必於烈所又曰粵  
稽往牘贈君撫蠻不遺一鏃降其三萬  
尚錫予光予甚嘉之其勤木政九死不  
免

卹典在

朝亦有成命云何可寢祀事必亟行從不

奏報佳胤有聞必慰孝思世薦忠勤以母  
忘

帝勸顧不聽歎所司唯唯於是部使布令  
衛帥胥原幕官計工理屬督程歲吏職  
出梓人飭材巧者拮据丁戌子來起于  
季秋訖於仲冬堂廊門坊聖黜畢備視  
牲有亭麗牲有碑燎瘞守歲莫不有所  
死事二帥曰張曰王侍食左右願使如  
存旣落之日觀者堵牆漢夷故老歡悅  
歔歔往往泣下而相言人臣事君鞠躬  
盡瘁

國家厚下崇德報功兩無所負永礪來世  
聞公子孫蟬聯金紫豈獨

國報天報更厚西望咨嗟歲時伏蠟亦豈  
繫子感人感益深睠我督府用此樹表  
教忠教孝其則不遠賜我甚弘視我甚  
切鄙寬薄敦敢不率義自落迄今祝奠  
踵接復爭礮石昇致祠下而鑊以濫役



屬爲之記

忠勤堂碑版集古法書序

臨邑邢侗

少參

桓臺王太公自以叅議死事勞贈太僕少以仲嗣戶部公最贈少司徒生榮死哀寵冠黃腸之題金躐織文寶沆丹砂之璽賁泉曜代不翅足矣乃所奉

諭祭文津津督木平蠻事厥奉冢祀上谷中丞象乾子廓謀以刊諸廟也以諗戶

部公公曰于吾父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子廓曰喟吾父父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今日之事我不爲政疇當爲政于是備搜家乘檢鏡藏篋厥有墓門之闢祠告之製列傳播在寰寓彙粹託于冠冕以逮大母劉太淑人素旂表懿重闈誅幽珪判璧聯犁然具矣子廓意謂單碑介立則騰播滯遠樂石雜陳則簡冊斯便青箱宛其遺習梵夾踵其故例而

又謂宗資獸石以雕琢見推林華鴈足  
用款識示範田畸八分以存手詔鐵石  
千字以括韻語魏表重煥于王濛狸骨  
再新于內史其或江左撫疊衣之跡秘  
監影頭眩之帖自昔云爾今胡不然是  
用博徵往榻以勒斯石厥維太傅清廟  
琮璜右軍奕奕鳳質龍章大令嗣父開  
美無度永師遙肩厥體溫然率更方嚴  
直鋒隱肉永興虛和層臺緩步登善王  
佐羅綺驕春清臣端士墜石奔雲相彼  
誠懸凝霜列柏猗歟太和攬轡縈策嗟  
乎世閱人以成世今閱古以成今厥亦  
文質彬彬茂以尚矣是役也麟閣舊勳  
枉青雲以載筆詞壇宿彥眷緇衣以作  
誦如綸如綍震煜于庭而乃觴濫以濁  
水竽吹以猥管狐裘飾以羔袖郢曲發  
以鄭脣胡以稱焉子廓淹通多許載歷  
年所辨甘蔗于十丈析密蒙于四種恒

欲揖永和之高步復淳化之大雅而乃  
殫心匠構託志作求夫自魏而隋若歲  
成以積閏由唐遡魏猶正嫡以承祧自  
餘竊病其未馴抑亦舍旃而不錄所謂  
中原之奇事宗衮之令圖也侗竊私臆  
太公而降家擅萬石門對三戟樂詩書  
于鼓吹甘仁義于牢醴恬素族以平進  
渺華艷于脫屣始興之代將永暢于鼎  
鐘太原之鄉允宜避乎鉞鏤云爾

王太僕傳

馬林梁銓

少叅

灤川王公以忠勤

贈太僕以子貴贈司徒乃稱太僕者重忠  
勤也公諱重光字廷宣山東新城人其  
先徙自瑯琊四傳公舉進士授水部郎  
分司洪洪無留艇權九江稅冰蘖誓凜  
凜焉備兵雲中嚴堠深計虜憚噬指遁  
去站口敗却僨將賄竟以法按之寘紫

荆冒首功者赫乎壯猷也要之諸名公  
傳誌爲審矣及条上上谷機宜忤當事  
意遂移貴陽公之忠勤於貴陽最著則  
死生以之歟按黔永寧宣撫司所部羿  
蠻黑白二種據落紅爲族古稱鬼方自  
景泰迄我

世宗朝數數爲西南患赤水摩尼暨蜀九  
系歲受流毒丁巳會新

三殿構異材諸羿蠻爲梗當事者束手無  
所出計獨惟公慷慨肩大事撫臣雅重  
公檄以便宜往焉諸從事私相語曰羿  
夷雖蕞爾一隅乎實負險固道且羊腸  
方軌艱車鴈行艱士武子難爲師也荒  
陬鬱藪輜重躑躅裹糧擔橐師不得宿  
飽鄴侯難爲餉也上下山坂前擊後却  
金鼓相失長戟勁弩百不當一李將軍  
懼亡鏃也連袂揮汗頓之險阻環攻坐  
困旦夕未可下彼其生聚蓄積歲相仍

也卽克國何以屯焉且俗狡幻鬼蜮影  
響睥睨莫能端倪理論靡知脩言情曉  
靡知脩意食其無乃不能行其說矣茲  
役也欲觀之兵公其頓乎公曰嗟乎古  
三軍之所尋將蠻夷之驕逸不虔於是  
乎致武果若人言無乃廢先王之訓而  
黔幾頓乎雖然余聞之善師不陣善陣  
不戰戰且勝非善之善也今日之役余  
將奪狡夷魄投除其心以示柔懷乃下  
令集材官授方畧分扼險塞絕彼應援  
親率敢死士遶其後直趨夷穴湧擊之  
勢若從天而下諸夷很顧脇息莫能必  
其命公度其大困易撫也馳單騎諭以  
禍福夷感泣扶老携幼肉袒伏帳下悉  
還擄掠子女財帛願受約束公遂班師  
以捷聞諸從事復相慶曰茲汾陽之伐  
能幾見於天下矣撫臣上其事已復  
留公採木謂羿夷旣德公易竣事也公生

長東魯不識瘴癘乃深入峽口周環大  
落包霧露溝卽羿夷所罕至者釘履渡  
木披嵐衝瘴夷果爭致巨材而身且搆  
危疾遂死於事嗟嗟余傳及此投筆泣  
數行下昔備兵黔勻夷寇新添城議剿  
余受事率師亦深入臥草莽烟嵐中旬  
有二夕觸瘴傷脾抱爲痼疾今且劇獨  
恨不能如公得死所爾若公所謂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殆武侯比忠者耶

世廟憫忠勤

特加恩恤

賜諭祭及

三殿告成追敘前烈

贈太僕少卿黔士民爲立祠祀春秋識不  
忘也天道猶酌親厥善人其後寢昌人  
謂公忠勤之報云今司馬公出爲督府  
總制黔蜀善遵義後事殫忠長慮不欲  
使強夷狡焉啓疆爲異日尾大憂耿耿

此心惟鬼神是鑒則制府之烈也不愧  
貽謨矣余以末學淺闇寡聞自惟無萬  
有一之揚勵敬拜手效周文公之頌曰  
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  
德太僕之謂也其曰不忝前人則惟司  
馬公之偉伐視昔太僕赤心報國直道  
事人二語奕乎相後先也者太僕公其  
不朽耶

重修忠勤祠記

富順李長春

禮部尚書

永寧故有忠勤祠祠新城灤川王公云  
初公以貴州叅議採木至永寧用勞瘁  
殞

肅皇帝聞而憫之贈太僕少卿予祭一壇  
先是公以行部兩至永寧嘗購廨左隙  
地置講堂群青衿論學焉公既卒父老  
子弟于伏臘率詣講堂爲位哭而酌之  
會中丞何公來檄所司卽其地爲公建

祠取所奉

諭旨署其額曰忠勤春秋享祀如禮已四十餘年矣歲癸卯直指貴陽李公以按蜀過永寧謁公祠覩其地卑湫堂宇欹仄欲頽低回而歎曰王公之功赫赫著聞者非以平蠻採木二事哉屬者播酋蹂躪川貴民命幾以澤量大木之役帑金若洗而竟不能合尺度也藉令得公在事何憂哉夫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故祠以寄思也亦以風世使勸也乃下令曰太僕祠撤故易新扶欹植圯崇其堂皇峻其垣墉務壯麗以參大觀于是郡丞李君廷謙偕叅戎周君敦吉率指揮袁洪先雷思忠千戶王用賢輩歲工庀物諏吉從事首築基十尺爲祠三楹高二十一尺有咫深三十七尺廣如之肖公像于中前三十尺爲諭祭碑亭又三十尺爲棹楔扁曰忠勤祠



又二十尺爲門門以內左爲省牲亭右  
爲土地祠各三楹祠左右翼以廊廡各  
七楹藏哀輓諸碑祠後置一亭爲致齋  
所繚以周垣垣高某尺望之栗栗而巉  
巉枚枚而渠渠疾者籲災者禱君蒿肸  
蠶視昔逾益燁赫而搢紳縫掖之徒與  
赫帝跼注之伍過者若震若竦有不難  
抗首靡骨之志斯風厲之效也史長春  
曰余入漢沔謁諸葛忠武侯祠竊有慨  
于侯之言云其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夫死生亦大矣侯胡易言之人士束髮  
登朝君其首也臣其左右手也故或以  
修上或以修下清煖寒熱則挾鎔錫傳  
體則搏要以捍衛調護而利害弗計故  
捐七尺如委土無問死所矣昔冥勤其  
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譚者慕焉  
夫人生必有死願死等耳獨二聖名爲  
死國侯儻亦有執鞭之願乎乃冥之後

爲湯稷之後爲文武天之報施抑何恢  
恢大也以余觀于王公視侯殆無愧色  
矣公奉採木

命采入山箐窮歷嶮岨朝瘴瀉而夕饑渴  
遂以不採故侯死以師公死以木咸爲  
靡監狗也世疑侯死嗣人不聞有顯者  
乃公之子姓相繼鵲起同時列禁近典  
方鎮者無慮數十人今司馬公復以總  
帥制川湖貴三省取公遺民而卵翼之

慶祚豐隆視瑯琊諸王不啻倍蓰彼南  
陽苗裔何其寥寥哉余謂侯之天尚介  
在勝否間如公之天則大定久矣視冥  
與稷其定同第其嗣王侯將相食報異  
耳嗟乎公以法繩倖帥鸞以贛直忤上  
谷諸大吏以潛師夜半搗羿蠻穴以釘  
履浮木度果峽口諸險瀕死者數矣而  
不死卒之大命盡而得正以斃世有侈  
言誕計全軀保妻子者觀公行事有不

恣然內愧哉夫御史以觀風名謂其振  
動耳目若風之蓬蓬也故有所激則懦  
者奮有所揚則湮者彰李公茲舉蓋得  
之矣宜見聞者之勃勃起乎祔公祠者  
如指揮張朝王之屏以採木入山溺死  
千戶丁春芳以建祠入齊求公像疲死  
均能徇義終矣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豈虛也哉祠經始于甲辰六月迄乙  
巳正月告成直指授簡于余屬以碑事  
余惟論載忠臣死義之士自史氏職又  
典在禮官嘗聞太常祭議故按狀爲文  
俾勒諸麗牲之石

會稽周應中

僉憲

昔人謂形爲苦空爲桎梏豈知天哉蓋  
天降大君以主治其世若循環然而各  
序其匹爐鑄大冶合同而出其名各正  
故分形以受卽分事以定受其形并受

其事而以其形與事并還於天而天始各以其所衍所流以發祥其蘊以薦施其光以不虧完天之任是天始終主托以穀其運而徒曰是天也爲幻化以爲塊形者苦此不知人亦豈知天哉我皇明開基南北奠鼎其間勦北伐翊靖難者代不乏人而太平之佐勞苦而功高位不配德賞不酌勩各往往父老談之則新城灤川王公其人也公諱重光字平蠻督木紀事

永寧門生劉嘉臣

公諱重光字廷宣號灤川山東濟南府新城縣人由嘉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轉戶部員外郎歷山西僉事貴州布政使司左叅議嘉靖丙辰永寧宣撫司所部落紅地方四十八寨弄蠻杜皮等率衆謀叛殺其酋長張狗兒焚劫屯堡阻截大路土官領兵征剿屢爲所敗上

下官商告病行旅不通川貴戒嚴巡撫  
高公以公德望素著移檄勘處于時公  
分守貴寧帶管兵巡道遂按地方公先  
以督學校士巡歷到衛諸生有師生義  
及至延接諸生祕詢起叛之由及地方  
要害復叅訪士夫父老既有定畫乃集  
本衛指揮千百戶丘東陽等各授方畧  
下令指揮丘東陽領兵三百守水落古  
隘路指揮桑珪領兵三百守得要關口  
廷宣瑯琊貴之雲孫自貴從新城奕世  
載德蓋楊雄五世而顯巴蜀矣公幼丁  
偏罰孝無間言長而以明經筮仕敷歷  
中外所在而庀初司徐洪呂梁懸水流  
沫斗絕數百丈被髮大人之所不能遊  
也而公躬爲繕隄闢險萬艘銜尾易如  
康馘其權九江也先投文于潯陽而矢  
之曰所弗飲冰茹蘗金粟馬羊稍染指  
者有如白水弗獲濟此矣之官監節卒

如所言識者比之懸魚載石云庚戌俺  
荅陸梁赤白羽押至公晉僉臬守雲中  
虜驟入而驟卻之仇咸寧席寵熏轅公  
見折以禮其部曲多橫民間攘牛酒騶  
婦嫠公廉得輒繩以三尺法鸞嘗出塞  
曲撓而嫁禍于邊之踐更卒公憐爲遺  
之客兵索饟而囂又易之以值一軍不  
譁此其玩弄大將軍于股掌之上豈啻  
衛青嚴憚長孺哉然公天性峭直耻爲  
指揮李萼領兵五百徑入石圓坪對賊  
下營自與千百戶袁儒林成棟等領兵  
統衆入夷穴各官皆以公文臣不閑將  
畧驚羿又非通王化者甚爲公危之伏  
地懇留者再公曰非爾所知也第各遵  
約束遂鼓譟而進深入巢穴先是各羿  
負固所恃者以東西二路夷親助敵至  
是已爲丘東陽等所據內外應兵皆絕  
對听官軍奮揚威武金鼓振天公乃從

腦後率衆湧擊恍若從天而下各夷已  
膽落待命于是選有膽勇旗軍吳允昌  
何重等十數人同曉夷語鄉導數人入  
寨宣諭曰王爺爺奉

朝廷命領兵剿殺爾等今差我們曉諭你  
衆夷若能革心向化倒戈聽撫則各得  
保全身家妻子若再肆凶惡天兵一下  
老少不留人皆棄戈卸甲率衆匍匐羅  
拜帳下公曰爾衆雖夷亦有靈性豈不

叅鞞卒以迓上官有貴陽之調是時弄  
蠻黑白二種四十八寨煽亂以貴永寧  
赤水爲門戶蜀九絲爲窠穴而恃東西  
二路各部落爲聲援商估不通貴川交  
聳而會嘉靖中三殿災

天子意以爲天示革也下

詔徵貴蜀材而弄蠻阻木卽工師安所求  
公進而語高中丞曰古者平夷或撫或  
勦或以狄攻狄而今攻勦撫三策不格

于驚羿者以羿樹惇禦我而陽輸情緩  
我也兵法行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今  
將具十萬甲芻芟腐蠡稱是勢不得食  
敵一鍾菘秆一石以爭于羊腸鼠穴之  
間非覆軍殺將則智勇交訕矣雖然伐  
謀攻心兵聞拙速吾將身之乃以方畧  
指麾諸將今丘東陽守路桑珪守關李  
萼守坪以斷其外援而身帥袁李等將  
材官蹶張抱弩負蘭懸車束馬以搗其  
中堅我軍周麾而登呼聲動天羿欲特  
角諸部不得欲鋌而走險于九絲不得  
卒皇急莫敢逆顏行者而泥首請死命  
矣公猶虞其困鬪也則馳一騎往說之  
諭以

太上威德叛服禍福狀囚咸涕數行下蛾  
伏蝟縮鍬箭爲誓曰我公天威羿人誓  
不反也是役也

天子以公功至高當不次擢幸夷路初開



且留督木云公益感激鳩工乘楫乘藁  
過果峽之口涉霧露之溝諸夷効順爭  
構楠梓而貢之木或阻賚完不時出公  
賦祝嘏三章以籲河伯木隨波逝若神  
助者蓋漢臣飛窮并于一言燕士叩巖  
霜于六月公之精誠豈其異此而暴露  
久居嬖姍齷齪于烟嵐瘴嶺之間疹癘  
並作二子在膏盲間相語矣可奈何時  
撫臣以聞

知喪身亡家之爲憂保全性命之爲樂  
乎爾今聽撫當永爲良夷毋阻截我官  
道戕虐我人民我分諭爾土官不得虐  
害爾等衆夷拜伏于地號哭之聲震動  
山谷卽將擄掠子女財物悉還居民爭  
獻牛酒賞軍公揮之不受班師回衛捷  
報撫院具

題奉

旨各官論功

欽賞于時公欽奉

聖諭督木竣大工不次破格擢用乃不辭  
艱險深入窮山絕谷各夷德公皆以地  
方所產楸楠異材報公公亦不避寒暑  
寢食與俱功將就遂而公罹重疾不復  
起矣至戊午中秋日終于任之正寢士  
民匍匐往奠土夷悲號若喪考妣立祠  
崇祀當路俯採輿論錄公勲業入名宦  
與陽明先生并祀焉公病篤思飲雨水  
上優詔垂憫予祭一壇無何

三殿成追錄前功贈太僕後以仲子貴封  
如其官贈司徒中濱海子也乘一時之  
會得僭同總督公爲辛未榜末士揚眉  
長安慷慨抵掌吞吐上下及令元氏令  
真定再令崇陽崇陽武昌隸邑先是大  
司徒見川公故嘗開府全楚而不肖中  
走屬末吏憐不肖爲操一意苦亟情之  
中故棄家二十餘年乃復從田間過叨

聖主破格以用繼分三湘之臬又隸川湖  
總督公之屬莫逆如初藹然生平過之  
公垂勲南北爛然于世流光史冊爲社  
稷重此皆灤川公全天之受以益天所  
全之派振振彪彪簪組蕃茂位八座晉  
九列者數人其他明經制科不可枚舉  
閎閱之盛與東晉江左諸王埒矣固知  
天不虛生灤翁翁亦還全天受天固薦  
厚灤翁翁受益彰天勝且諸公皆世守  
劉太淑人具香案祈之有頃雷雨大作  
公口占門帖一聯云霹靂一聲小醜魂  
飛九垓去甘霖數點忠臣福屆百祥來  
公精誠動天地忠貞貫日星故能臨危  
不亂迄今旣沒三十餘年之後旱乾水  
溢有禱必應猶能爲居民造福云

我公家法故知天爲我公虛受而張大  
之未艾天乎天乎其有意深乎若曰徒  
爲言苦空爲桎梏豈知天哉豈知天哉  
贊曰余讀班孟堅傳鄭甘陳等傳未嘗  
不歎勞臣之鮮終也夫郅支遮殺漢士  
馬威脅諸國至桀驁也陳湯率戍已校  
尉斬郅支不費斗糧一鏃而衡顯從中  
抑之豈不冤哉今王公死王事不以平  
昇擢而以督木褒事與陳湯何異然

天子未嘗不深知司徒也鬼方尸祝奕世  
食報老子曰天道其猶張弓乎蓋報施  
秋毫中羿的矣彼凡臣以一德寸勞下  
貪天功上徼冥造豈非杓之人哉

### 祖德賦有序

臨川若士湯顯祖

南京禮部主事

夫原鴻者深滙抵厚者枝郁至乃河海  
配秩乎三公風雲奕葉乎千祀明德必  
大有由來矣濟南太僕少卿樂川王公

祚自瑯琊徙於新城祖有翁媪積施累  
行嘗獲偷兒哀遺梁粟市有醜而負神  
責者神曰王翁來乃貫汝已而信然精  
神之至也傳至公考起鄉貢士爲穎川  
王傳公乘山立之資受庭誥之業幼而  
靡恃加以食貧或歲無完衣日不再食  
愉如也成童雋其鄉校弱冠貢於太學  
遂成進士拜工部尚書郎呂梁著奠水  
之勤穎川表息風之孝起復戶部權于

九江誓如白水雅以幣餘脩飾學祀理  
餘鹽而未寶塞上會計而本政具大臣  
以爲材會虜大入

天子使治兵雲中上谷時咸寧侯仇鸞新  
寵以數十萬衆橫雲中脇治粟郎吏又  
與制府史公議開馬市縻虜而邊人益  
騷鸞間襲虜敗欲殺候者十數人自解  
而其裨至僞首功公爲請折金粟半制  
虜闌入釋候卒而誅其裨鸞心折焉上  
谷大雨水饑

天子詔卿貳往振公條上十二事行之拜  
金幣之賜者再兩鎮臬兼校士拔相國  
太原王公大司馬代郡郝公於童孺之  
年得一爲異况其加雙公之明也邦之  
福也竟以忌者徙叅於黔適

三殿災當採木斯路而昇蠻阻兵千里道  
斷中外沮莫爲計撫臣高以屬公公進  
耆長蠻熟問故出入虛實曰吾知之矣

是爲鬼方綿歷幽曠大兵四征之弗克  
殲殲之非衆數十萬三稔不可乃潛授  
三將軍千人斷其走集而身引死士夜  
走落洪畢登而呼火窮其巢蠻大驚愕  
獸聞者敗鳥竄者殪降其首經理之羿  
蠻平奏

上留公采木并功公嘆曰得以棟隆爲  
天子堂何恨乃從匠石將吏擇木遐翳犯  
飛毒吹蠱之虞極躋山絕沉之險固已  
無林不臻有蒼斯息矣最後蠻乃獻其  
大木千章皆懸崖蹠石熟視而不可出  
衆咸憂之公齋心路禱飛文于天天爲  
暴雨谿谷盡漲大木通行浮于輿方而  
公亦以霧露之疾終矣計奏

天子悲憐之曰某官某忠勤可憫其諭祭  
一壇

三殿告成追贈太僕盖公居恒剋柱自誓  
赤心報

國直道事人斯其效矣而厥配太淑人劉  
實相以成益用忠勤爲母訓令子聞孫  
節鉞簪綬至十數人施于曾孫多孝秀  
之士淑人凡三受

綸誥而服素紉刺老而不衰精心慈氏好  
施予邑無丐者生辰偶作銅器變爲樓  
閣峯巒世尊其上蓋念力也嗟夫公與  
淑人不可作矣公卒以秋中月盈而具  
淑人逝以元夕火息而傳天地之正也

公纔逾大衍而淑人幾及百年憇其祖  
妣視茲蕃熾天有所不足而陰助成歲  
功陰陽之竒也黔祠家祔竝額忠勤敬  
德音也公卿人士委積志頌昭文獻也公  
孫司馬公視師黔蜀培勤襲忠聿念厥  
祖謀有以傳徽遠久乃盡撥晉唐法書  
襍寫其文夫太傅碎玉采就於興嗣內  
史遺珠珮聯於聖教駢帖而三斯亦竒  
之至矣千秋萬歲愛其書手其文愛其



文思其人如披蓮泊恍王帶於西河若  
玩華跌指鳳凰於東阜詩云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司馬公之謂矣小子欣其盛  
異願附不朽嗣西美之遺音仰東王而  
敬賦蓋聞表東海之風溶配泰宗之峻  
極導濟必登於玉屋行河始大於積石  
故延陵致歎乎始基遷史興言於累積  
曄毓族於天齊耿流風於畫邑濟南代  
千秋之相瑯琊振青州之急仕臨沂而  
浸昌至始興而駿發太原未足爲兢爽  
高平何能爲逐末流泉揆星徙于新城  
東武世田何之業不其傳樂浪之清醴  
畝畬而邁種何翁媪之樸淳授黃梁於  
夜竊甦酒負於明神食陰德而未旣啓  
公侯於嗣人曰惟麟公作傳梁邱穎水  
之清穆生之醴誕我罔卿克厲岐嶷感  
杯圈而廢詩正衣襟而學禮高文以就  
角鼎而起丁歲領環橋之彥甲第映蘭

臺之美治于呂梁寔惟都水度飛漕而  
疎經政覩懸沫而泳名理其來其徐言  
過其里道穎川兮視藥阻洪河而風厲  
泣顙天兮稽首倏澄波而訖濟迎釜養  
以盡年撫琴聲而毀瘁起推擇於司農  
總軍儲而上計清摧筭於湓楚指江流  
而肅誓固孝子之潔白豈盟言之所制  
備庠序之缺史飭陶濂之祀祀蓋體素  
而敦風匪緣雅以飭吏露風裁於鹽筴  
屬雲中之有事出管籥以干城效情形  
於節制居嚴主貴將之間值金生粟死  
之際漏漢物以紆虜攫僞俘而委罪微  
我公之亮節熾狂仇之逾勢羽檄飛兮  
旁午公沉勇而先智第堅壁而清野但  
傳旗而舉燧歲倚畫其功多嘆濃酬於  
金幣旣標稜乎武奮亦簡駿於文揆拔  
將相於倪齒繫材殊而目異徙鎮於宣  
淫雨愆季王人恤師布

詔宣恩十二機宜邊圯而全外和內剛諧  
世實難宜卽北兮建臺乃徙黔兮叅藩  
迤西之荒厥惟羿蠻綿於九絲叢蠶濮  
滇粵景皇以迨嘉每懸師而刈旃累士  
馬兮物故略相當兮振旋偶會目之相  
仇擁黑白而爲難壘磨牙於有截道暴  
戾而無烟儼

三殿之經營當采木乎是間中樞蹇架入  
之計司空屯梗出之言盈庭嗟咨莫知  
所原厥撫廉公屬以事權公爲忤然周  
爰咨宣腹脊險夷翔實瑕堅旣洞其底  
亦訊其言

皇皇天朝蠻非敢然虞以稽誅乃曾實愆  
盡種而殲荆榛遠延少十萬師多四三  
年耳不及掩踵不得旋時乎時乎用決  
而前密署材官三分其千阨塞要關邀  
逋絕援渠閭周遭柵格綿聯公帥死士  
領之以語兵不在衆入穴得子探彼洛

洪期宿而至比昏椽秣啣枚疾赴衆謂  
公止公實儒吏公怒赫赫斬牲以示所  
向惟予馬首是視偃旄攤鐸宵中其下  
進薄鹵附寂無知者我公燹如周麾而  
呼鼓角翔飛燒其渠胥光炎耀天誼殺  
震地歛爍貽愕卒起不意潰決挺走東  
西角殪蠻乃大哭霆擊鷹鷲前負質斧  
請吏肉袒問所虜殺罪莫可殫會自引  
服皮面決眼約十償一下及畜產契箭  
齧舌誓不復反羅拜乞命乃受其款爲  
定要束布示寬簡改置軍吏附我氓筦  
戎索旣靖夷歌斯滿豁落溪洞發泄崖  
窾剪格廢絕有夷其坦累世之勤收之  
旦晚宜卽黻繡用錫圭瓚

帝詔遂工并緒而纂公益感奮奔走厥職  
束峽口而溝霧露皆土人之絕跡水則  
沉槎而沫山則躑履而歷石林虧蔽蔭  
露瀼滴風魑木魅之所嘯語猛獸怒虫

之所脇息數瀕死而危存委鯨瘠於匠  
墨夷爭獻其異材顧沉吟於絕壁臨層  
淵兮飛湍眩砮崖兮轉石殫人力其焉  
如會靈心於帝力走三章以訊神雨萬  
壑而涕激神哉沛兮東馳踰數舍兮一  
息夷庶諱其精靈公已廢其寢食瘴彌  
連而不休豈出入而無疾在死法以猶  
劬謝刊族而長畢

上計奏兮哀傷下禮官而議卹謂以勞兮  
以死遣爲壇而祭一

殿三成兮允贈慟駿骨兮罔秩黔之祠兮  
庇依棠勿剪兮芾密頽廟貌以忠勤取  
懸書乎天日庶蘭菊兮終古無患災兮  
長吉倪劉媛 淑人審佐忠而輔勤帥  
介婦以整穆 三姑而順均區從王於  
婦道式正內以嚴君泣未亡於杞梓禮  
如在於藻蘋依大士而持念廣勝業而  
貲貧結純誠之影像偶鑄器於生辰忽

西方其變相美樓閣之峯雲異海蜃之  
幻物豈躍冶而爲人證前生而寫印爲  
善巧而現身萃福德以生男竝端好以  
貽昆燁風雲兮起族罄海岱兮揚芬重  
榮節於高閭疊桓蒲於薦紳歲孝秀以  
無虛策賢良而必聞子無之而不貴孫  
有象而卽文宿精輝於玄冑嶷頭角於  
曾孫綦綦者衆振振其倫閎閎蔭而成  
邑羔雁擁以爲羣冠名家乎海內綬方  
來而是殷蓋源洪於灤川執二語以龐  
純矢赤心而報

國必直道以事人德無回而配命開有先  
而降神父教子以無二子貽孫而有仁  
矧遇其妣顯懿于門示承考以時述勗  
念祖而彌諄撫盈庭之列桂比壯堂而  
樹護

誥五膺而薄浣壽九表而示紉毋猶績以  
謚敬子能恕而奉辛御戴勝兮皦首縈

朱絲兮善隣祗姚江之翼翼庶羽接於  
誥誥有忠烈之死事亦善聖之僉存憲  
文武乎家邦衍忠孝於王臣諒文獻之  
斯在徒世祿而何云儼司馬兮文孫誕  
續戎而建勲淚黔江於錦水吊潘輿於  
玉輪炳哀榮於丹冊赫寵祿之

皇綸碑表則崔巍張蔡歌頌則溶毓淵雲  
濡細素而恐裂勒石闕以虞皴岸夷山  
而變谷火卽燧而傳薪遂乃目追有盡

心筭無垠檢游龍於寶晉拾墜翮於亡  
秦淮水發金碑之妙跡蘭亭舖羽爵於  
貞眠皆公家之舊觀糾雲漢於穹旻前  
者慨不可作後者襍而誰甄惟梁散騎  
乃集右軍暨于唐宗命彼懷仁事有瑣  
而足始法有竒而可循矧祖德兮鬼峩  
屬衆制兮續紛籍筆精其始遠減墨妙  
而成陳爰搜古法遞寫今文酌摘影綴  
蟬聯翩翩點畫波拂碎粲瓊璘方慶效

材於九葉信本呈妍於八分約褚虞之  
映帶兼顏柳之亭勻智永失露橋之秘  
法善得雲麾之魂擇吉光兮集翠總明  
璣兮備珍助流鴻而取態盱駭矚而爭  
新將使臨觀者稽詣而恐盡展握者錯  
落而疑真嘆鑪錘之妙手信千古之絕  
塵嗟夫太僕公之忠勤旣徽麻而映帛  
司馬公之孝思可透紙而穿石蓋皆煥  
若干神明詎止繹如于鈞勒昔衛孔父  
鼎彝稱先祖之美周君牙旂常紀厥考  
之績彼皆昭明物而靡傳孰與夫蒞寶  
書之無斁况夫察其天文知兩制之矩  
模觀于人文見一代之制作將司馬授  
龍門之策王氏世青箱之學紛琬琰兮  
齊光麗盤盂兮未恪欣茲末簡賁于承  
學眷靈鏤于華跌佇昆銘乎井絡仰燕  
翼以飛移邈柔翰而遠托



